

王  
荆  
公  
文  
集

王臨川文集卷四

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益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為方思而數百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編於憲慶曆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懼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

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計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卅整齊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

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予適、邈、迪、邁、嘗。從余游，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邈、祿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難乘危。條變盡奇，療毒既除。

膏慰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節  
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黔人孫氏之附

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侯  
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  
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  
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  
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  
知渭州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閣門通事舍人西上閣門副使移知鎮戎  
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都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  
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  
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

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閣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騎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恙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嘗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為鄉導公即

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為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旅逃入磧中。而公斥境罷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部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間處。乃以為真。

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戎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為上軍玉假以勲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敵出一卒若干敵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為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啞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節有邊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

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靈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諱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閣門祇候。諱。三班奉職。詔右班殿直。

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鹽。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都以鹽。

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販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都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鐫諸墓上。杜君諱鼎字知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墓誌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鼎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

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强悍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齊初以進士釋褐補宣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紀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奉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紏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紏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

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汗朝廩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

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  
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軒輊彊所忌譏謔所讐考終厥位  
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  
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  
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為  
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  
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  
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

太子中允知越州刻縣益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刻越人滋以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

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耀祖諱諦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即除隣為進士其季恩兜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十此新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鄆鄆亡去邑為西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可徙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鈞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

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効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歟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他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弟官

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邢抑擇愚而廢之邢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耶上令趣迫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辦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主丞相徒領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曾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効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子堯咨請託殿上為姦以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邢巧材朝廷皆惡